

附件 4

中国新闻奖参评作品推荐表

作品标题	《全民阅读，一个也不能少》		参评项目	系列报道（期刊）		
字数 时长	9419 (3 件代表作字数之和)		体裁			
			语种	汉语		
作者 (主创人员)	冯欢、白帆、张西蒙、王雨萌、闫双艳、吴丽君、刘柳		编辑	贾文斐、刘晔		
原创单位	中国残疾人杂志社		发布端/账号/媒体名称			
刊播版面 (名称和版次)	《三月风》2024 年第 4 期 专题栏目		刊播日期	2024 年 4 月 3 日		
新媒体作品 网址				是否为“三好作品”	否	
（作品 编 过 简 介）	自 2014 年起，“全民阅读”连续十余年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作为全民阅读的重要组成部分，推进残疾人阅读既是在积极回应残疾人对美好精神文化生活的期盼和需求，也是促进残疾人全面发展和共同富裕的基础性工作。然而，由于视力、听力和认知等身体障碍，残疾人阅读常常伴随着各种阻碍。倡导并推进无障碍阅读，将进一步保障包括残疾人在内的所有人，拥有平等的阅读权利，汲取丰富的精神文化滋养。在 2024 年 4 月 23 日世界读书日暨全民阅读日前夕，《三月风》记者深入中国盲文出版社、特殊教育学校、心智障碍儿童家庭等实地采访，推出极具知识性与社会性的系列报道，全景展示了残疾人阅读的价值、需求与意义。专题由四篇综述文章、四篇残疾人读书故事构成。					
社会效果	该系列报道通过杂志刊发及新媒体渠道发布转载，引发了社会各界对残疾人群体阅读权利与阅读需求的深入讨论，促进了公众对残疾人广泛参与精神文化生活的认识。特别是报道关注了视力障碍、听力障碍、心智障碍等不同残疾类别群体的阅读情况和需求，并呼吁社会各界提供更多支持，为进一步保障阅读公平、推动社会文明进步、促进文化强国建设作出了有益贡献，受到残疾人事业领域内外以及全体读者的广泛好评。					
传播数据	新媒体传播 平台网址	1	https://mp.weixin.qq.com/s/PL1CcE15aKr1-lPdFEK0yg			
		2	https://mp.weixin.qq.com/s/pWYotVB-4TcDrR-ZPPX7Gw			
		3	https://mp.weixin.qq.com/s/sva37snjUUN_4iWcR4FgUA			
	阅读量（浏览量、点击量）	1822	转载量	103	互动量	53

（推荐 评语由 初评 理由）	该系列报道紧扣“全民阅读”国家战略，聚焦残疾人群体在阅读领域的特殊需求与困境，深入挖掘了残疾人阅读的价值与意义，展现了他们对精神文化生活的渴望与追求。报道内容扎实、视角独特，以详实的案例和生动的故事，全面呈现了残疾人阅读的现状与挑战，不仅具有深刻的人文意义，还通过杂志和新媒体多渠道传播，引发了广泛的讨论和积极反响，推动了公众对残疾人阅读的认知与支持。报道既有温度又有深度，在促进残疾人共享美好生活以及推广全民阅读等方面中具有显著的示范作用。 该系列报道策划性、专业性、知识性、可读性强。经评议，推荐该作品参评中国新闻奖。 签名：（盖单位公章） 2025 年 月 日
-----------------------------------	---

附件 5

中国新闻奖系列作品完整目录

作品标题		《全民阅读，一个也不能少》				
序号	单篇作品标题	体裁	字数/时长	刊播日期	刊播版面	备注
1	《盲人阅读：从指尖到“云端”》	通讯	3928	2024 年 4 月 3 日	《三月风》 2024 年第 4 期专题	代 表 作
2	《在田野上感受阅读之光》	通讯	3706	2024 年 4 月 3 日	《三月风》 2024 年第 4 期专题	
3	《听障者阅读：手语与言语的合流》	通讯	4462	2024 年 4 月 3 日	《三月风》 2024 年第 4 期专题	代 表 作
4	《心智障碍者：绘本中的认知启蒙》	通讯	4597	2024 年 4 月 3 日	《三月风》 2024 年第 4 期专题	
5	《阅读为我打开一扇又一扇门》	通讯	1029	2024 年 4 月 3 日	《三月风》 2024 年第 4 期专题	代 表 作
6	《书籍是黑暗中的一盏明灯》	通讯	1210	2024 年 4 月 3 日	《三月风》 2024 年第 4 期专题	
7	《阅读的力量》	通讯	1278	2024 年 4 月 3 日	《三月风》 2024 年第 4 期专题	
8	《不管我的时间尽头在何处， 只顾捧着书》	通讯	1330	2024 年 4 月 3 日	《三月风》 2024 年第 4 期专题	

阅

全民阅读，一个也不能少

策划 | 本刊编辑部

执行 | 本刊记者 冯欢 白帆 张西蒙 王雨萌 闫双艳 吴丽君

都说“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踏上这道阶梯的，不应只是少数人。

自2014年起，“全民阅读”连续11年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从“倡导全民阅读”到“大力推动全民阅读”“深入全民阅读活动”，完成从活动倡议到国家战略的转变。作为全民阅读的重要组成部分，推进残疾人阅读既是积极回应他们对美好精神文化生活的期盼和需求，也是促进残疾人全面发展和共同富裕的基础性工作。

“阅”与“读”两个字，前者代表目光的注视，后者则是声音的萌生。由于视力、听力和认知等身体障碍，阅读形式的特殊性造成了残疾人的阅读常常缺位或匮乏。而无障碍阅读，就是要让包括残疾人在内的所有人，以各种方式享受读书的快乐，汲取精神的滋养。

阅读对于残疾人尤为重要。触觉和听觉是盲人获取信息的重要通道，盲文图书、有声读物、电子阅读设备等，让他们得以触到、听见世界的缤纷；在乡村，农家书屋、文化礼堂、电子阅览室等规模和数量不断增加，在成为广大村民“文化粮仓”的同时，帮助残疾人家门口就业，达到了残疾人就业帮扶与文化惠民双赢；听障者的阅读是手语和言语在内心的合流，从接受教育、获取知识到提升生活质量和扩大社会交往，成为残障融合的一把关键钥匙；阅读不仅是心智障碍者的权利，还是发展身心需求的必要支持……

残疾人能否平等地享有获得知识的机会，检验着一个图书馆、一座城市甚至一个国家的人文精神与气度。全民阅读重在“全民”，让每一个想读书的人都能有书读，让残健知识获取鸿沟渐次缩减，是对知识普惠的应有注解，也是全民阅读的价值指向所在：最终抵达全覆盖、无盲区目标，一个也不能少。

读



个体阅读与全民阅读最大的差异，是从个体生活方式的追求升华为精神力量的集聚。全民阅读最可贵的是“全民”带来的价值导向，一代代人的精神传承，在阅读中持续。（图 CF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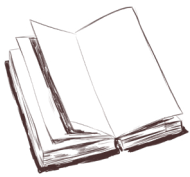
在世界读书日来临之际，重庆市特殊教育中心在校园内启动“盲童读书月”活动，通过增加听书课、开辟楼层读书角、增加学校自制盲人新书等多项读书活动，鼓励和支持在校视力障碍学生加强课外书籍阅读。（图 新华社）

盲人阅读：从指尖到“云端”

文 | 本刊记者白帆

法国盲人布莱叶在 1824 年完成了点字盲文系统，并在 1829 年出版了世界上第一本盲文书籍《法语盲文法》，在那本书中，他详细介绍了这套由六个点组成的文字系统的原理和规则，并给出了许多例子和练习。他还将其应用到音乐和数学等领域，使得盲人可以学习更多的知识和技能。

从那以后，盲文作为一种神奇而美妙的文字系统，为盲人打开了一个新的世界，也让盲人遨游书海成为一种可



2017年9月，由中宣部、财政部、文化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中国残联组织实施了“盲人数字阅读推广工程”。数字时代下，以有声书为代表的无障碍格式版本，给阅读障碍者提供了数字阅读福祉。“盲人阅读数字工程”联合全国400家图书馆和100家特殊教育学校，配置了20万台盲人智能听书机终端。

能。200年过去了，盲人的阅读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保障盲人通达信息无障碍的法律越来越完善，数字技术的发展延伸出崭新的阅读方式，盲人通过触觉和听觉感受知识的海洋，这正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意义之一：让所有人享受精神文化的愉悦，让每一个生命享受阅读的自由。

阅读盲文是无法代替的喜悦

盲人通过盲文获取知识，触摸世界。在密密麻麻的点阵里，靠指尖去触碰小方格中凸起的点。依托触觉，他们要在代表不同拼音字母、声调和符号的1~6个小凸点中，去理解作者表达的文字内容。

第二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结果显示，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这意味着，每80余个中国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

目前，盲人最主要的阅读途径是盲文纸质书、网络电台和有声读物。虽然近年来有声读物等电子书和科技产品越来越丰富，给他们提供了很大的阅读空间，但盲文学习和盲文读书，作为一项基本的技能，盲人翻书阅读感受的喜悦是有声读物“听读”无法替代的。

盲文图书出版流程复杂、周期较长、成本较高，我国盲文书籍每年出版量仅有800余种，供不应求情况非常突出。据了解，在全世界每年出版的数百余万种图书中，而其中仅有1%~7%的图书能够为世界上2.85亿盲人和视力障碍者所获得，他们中的90%属于发展中国家的低收入阶层。

为了改善盲人读书难的阅读环境，2018年1月起正式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图书馆法》明确规定：“政府设立的公共图书馆应当考虑老年人、残疾人等群体的特点，积极创造条件，提供适合其需要的文献信息、无障碍设施和服务等。”《“十三五”加快残疾人小康进程规划纲要》提出：“有条件的市（地）、县（市、区）公共图书馆设立盲人阅览室，配置盲文图书、有声读物、大字读物及阅读辅助设备。”经过“十三五”时期积极建设，截至2022年底，全国公共图书馆共设立盲人阅览室1315个，盲文图书藏量100多万册，视听文献约2000万册，越来越多的残疾人能够在盲人阅览室享受到阅读的快乐。

作为全国唯一为盲人提供文化服务的出版机构，也是全国盲人文化资源中心的中国盲文出版社，在出版盲文书籍时受到国家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十四五”期间，更多优质盲文书将在中国盲文出版社诞生。

增加盲文资源获取渠道，丰富盲人的精神世界，提高盲文的推广和普及程度，搭建全民文化交流、知识共享平台，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盲人文化事业可持续发展的体现。

版权合法让阅读更丰富

“犹如历史长河中的一滴水，火焰小组瞬间就消失在奔涌的激流中，但那些一闪而过的晶莹却留在了人们心里。”这是有声小说《火焰》中的一句台词。2023年7月，这部刑侦悬疑类小说在手机音频软件喜马拉雅上线，包括盲人群体的很多用户被跌宕起伏的剧情所吸引，被隐蔽战线的无名英雄所感动。但很多人并不知道这其实是一部无障碍版权转化有声作品，该剧制作方为所有阅读障碍者提供免费收听的音频文件。

2022年5月5日，《马拉喀什条约》在我国正式生效，我国也成为条约的第85个缔约方。条约要求各国各缔约方规定版权限制与例外，以保障阅读障碍者平等欣赏作品和接受教育的权利，这是世界上迄今为止唯一一部版权领域的人权条约。

《马拉喀什条约》的受益人包括盲人、有阅读障碍的人或者因身体残疾而不能持书或翻书的人。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盲人协会主席李庆忠说,《马拉喀什条约》的出台实施不仅为全球残障人士尤其是盲人群体的阅读与文化权利提供了有效保障,同时也对我国社会公共文化服务事业的高质量发展起到了推进作用。

在该条约正式生效后,天津版权交易中心从在天津作品著作权登记平台上登记确权的上千部文字作品中,筛选出100部优秀文字作品名录,与喜马拉雅商定,开始了无障碍版权转化有声作品的转化工作,《火焰》就是其中一部。

有声读物对盲人来说意味着不需要任何门槛,而且内容丰富,不受时空限制。为适应盲人阅读方式的变化,中国盲文出版社于2000年专门增设有声读物事务部,组建盲人数字图书馆,每年制作盲用有声读物2500小时以上,内容涵盖文学、中医咨询、心理学、音乐治疗等多个学科领域,通过磁带、CD、网络在线阅读等各种形式为视障者提供服务。

我国的相关法律也在逐步和《马拉喀什条约》的内容进行对应。1991年6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规定,将已经发表的作品改成盲文出版,可以不经著作权人许可,不向其支付报酬。有了版权“特赦”,盲文出版的渠道才开始拓宽。但是法律的时代局限性在新媒体数字时代出现了真空,音频、视频等无障碍数字版权并不在准许范围之内,《著作权法》其相关条款内容,暴露了盲人文化服务交叉领域内的一些问题。

“在以前的《著作权法》中,合理使用制度与后来所说的无障碍格式版本存在矛盾,因为以前只提到了传统的盲文出版。”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知识产权研究中心副主任胡开忠研究说,这个缺陷直到2020年《著作权法》完成第三次修改,法律条文将合理使用情形由原来的“将已经发表的作品改成盲文出版”扩展到“以阅读障碍者能够感知的无障碍方式向其提供已经发表的作品”,才算填补了这个空白,修改后的《著作权法》与《马拉喀什条约》中“无障碍格式版本”的内容,终于得以保持一致。

为有效衔接《马拉喀什条约》和《著作权法》,2022年8月,国家版权局印发《以无障碍方式向阅读障碍者提

供作品暂行规定》,对以无障碍方式向阅读障碍者提供作品相关重要概念、规则要求、主体资质、合规监管作出规定,为制作、提供无障碍格式版提供具体指引。

2023年7月,中国盲文出版社、中国盲文图书馆作为被授权实体首次加入无障碍图书联合会全球图书服务,实现了无障碍格式版跨境交换,这不仅使中国阅读障碍者得以获取全球80多种语言版本的无障碍图书,而且助力着中国无障碍格式版走出去。

新技术带来更佳的阅读体验

在浙江省盲人学校就读的徐圣心是个爱读书的学生,当她得知《马拉喀什条约》落地后,自己能读到越来越多的书,还能听到十分精彩的无障碍电影后觉得非常高兴,“阅读是我们生活中最亮的颜色,最甜的味道。希望随着残疾人文化权益保障的不断加强,我们能有更多的书可以‘看’。”

盲人选择电子阅读器、听书软件等工具,极大地拓展着眼界。黄莺是首批参加普通高考考入重点大学的盲人学



生，目前在武汉理工大学攻读博士研究生。早在初中时，她就在使用“读书机”了，“因为效率高，速度快，盲文教材之外的书籍，都可以用这台机器辅助阅读。”黄莺表示，自己还会通过收音机听评书等内容，直到电脑、智能手机等的出现，使用电子阅读频率变得更高了。“相比以前，盲人朋友的阅读需求更加多元，辅助阅读的工具也越来越多，希望以后出版社在出版书籍的同时，可以同步搭配电子版本，这样能更方便盲人朋友及时阅读，同时也扩大了盲人朋友在阅读领域的可选择性。”黄莺说道。

2020年，中国盲文图书馆携手多家省市图书馆，举办了一场特殊的阅读分享活动：来自各地的25位盲人，在微信平台隔着屏幕向听众讲述“陪我度过疫情的那本书”。他们分享的书籍中，有流行美食、旅行指南，也有《平凡的世界》等文学名著，还有历史、哲学等学术作品。如果不小心撞进了直播间，会发现与书店里组织的读书会没太大区别。一位盲人分享者既兴奋又新鲜，他说：“放在以前，真的不敢想。”

信息技术让阅读触手可及。通过数字化处理，一些书籍资源做成了有声书。装上读屏软件，就能读电子文本，

想听哪儿就翻到哪儿。活动上，一位分享者说，这段时间在线听读完了5本书，读书上瘾了，还想找更多的来“看”。

值得注意的是，2017年9月，由中宣部、财政部、文化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中国残联组织实施了“盲人数字阅读推广工程”。数字时代下，以有声书为代表的无障碍格式版本，给阅读障碍者提供了数字阅读福祉。“盲人阅读数字工程”联合全国400家图书馆和100家特殊教育学校，配置了20万台盲人智能听书机终端。盲人出版社每年出版上千种产品。中国盲文图书馆已有60多万册书籍和20T的数字资源。

企业和研究机构也通过研发盲用辅助阅读软硬件设施，进一步解决“书荒”问题与多样化阅读需求间的矛盾。盲文书3D打印、语音读屏、文字语音转换、无障碍数字信息系统等技术能够有效提高盲人无障碍阅读的效率，提升了阅读场景体验感、呈现方式和传播渠道的不断拓展。

另外，我国已有科研团队运用盲文AI实时翻译算法，将原始数字资源中的中文、英文等文字编码格式统一转换为Unicode格式，并实时输出国家通用盲文、现行盲文、全拼盲文、双拼盲文，生成海量盲文数字资源。未来，这些数字资源将更多地运用到包括编译成有声书、电子书、解说电影等在内的无障碍阅读版本。

在阅读障碍者获取信息的过程中，插图、图表等视觉信息往往给他们带来较大的理解障碍，因此触觉图形的生成与表达至关重要。清华大学未来实验室采用以用户为中心的设计方法，展开盲人阅读触觉图形辅助设备——触觉图形显示器的设计开发研究，通过触觉引导装置和语音描述，为阅读障碍者提供更好的触觉认知及交互体验。

正如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周详所说，阅读是个人成长发展的重要手段，因此需要将其纳入受教育权、生存权、发展权的保护范围，通过建立和完善各种制度来支持与阅读有关的内容，例如阅读材料的开发、阅读工具的开发、阅读条件保障等。

正像很多人预测的那样：通过越来越多样化的阅读，未来盲人融入社会主流文化生活也会更加容易。过往的经验都在说明，阅读不是明眼人独享的快乐，而是所有人都能够拥有的一种幸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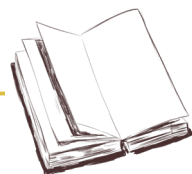


2019年8月，上海书展上，市民在体验有声读物，有声读物的出现“解放”了老人双眼，也为视障人群在有限的盲文书之外，提供了更多的选择。（图 IC photo）

在田野上感受阅读之光

文 | 本刊记者 王雨萌





类似农家书屋、文化礼堂、电子阅览室等的建成，在为当地村民提供精神文化生活的同时，帮助一部分残疾人在家门口找到合适的工作，实现了残疾人就业帮扶与文化惠民双赢，真正使农家书屋成为广大村民的“文化粮仓”。



为营造全民阅读的氛围，浙江省武义县采取多种形式鼓励创办农家书屋，俞源村古树林农家书屋清新雅致的环境吸引了众多读者驻足。近些年，国家全面推动农家书屋建设，一些乡镇释放优惠政策，吸引优质书店落户，为乡村振兴注入新的文化动力。（图 CFP）

自 2014 年开始，“全民阅读”作为国家战略已被连续 11 年写入政府工作报告，与此同时，推动全民阅读“进村入户”已经成为乡村振兴战略规划的重要构成。2018 年以来，每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都对乡村文化发展作出部署，从强化乡村文化建设到改善农村公共文化服务水平、提升乡村文化惠民力度、加强新时代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无不体现着“文化兴则乡村兴”的理念。

在乡村这个“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地方，确保每个人都有书可读，想读的时候都找得到地方，虽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农村的落后文化面貌，但可以缓解乡村文化破产压力、为农民提供改善人际关系、应对生活困难的诸多方式方法。

从农家书屋看向大山外的世界

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泸溪县潭溪镇大山深处的小陂流村是一个典型的苗族聚居村，这里距离县城约 45 公里，像很多地理位置偏僻的农村一样，由于交通不便导致经济发展落后，村里的青壮年劳动力多选择外出谋生，务工人员超过全村总人口的 60%，有双亲外出的留守儿童 70 多名。过去村里人识字的不多，很少有人能完整读一篇文章，买书订报的人自然也少。就在这样一个小村庄里，2016 年居然建起了湖南省第一家农民自办的农家书屋——“明志书屋”。

创办人向民志今年54岁，因为双脚先天性残疾，走不出大山，升不了学，只念了五年小学便辍学在家，但他酷爱文学，自学写作，笔耕不辍，先后编写了两本与湘西地区民族情歌相关的书，以书名《湘西情歌》《湘西木叶情歌》出版。

在编写书籍的过程中，向民志萌生了在村里建一间图书室的想法。村里的留守儿童较多，每逢假日，不是在河边玩耍，就是沉迷于网络，要么就是看大人打牌，没有个好去处。2016年，向民志拿出积累多年的8万元稿酬，再通过网络筹款和泸溪县残联、县民宗文旅局、潭溪镇政府等单位的帮助，利用自家门前的荒地，建起了一座农家书屋，命名“明志书屋”。“想要孩子们像我一样，通过读书明白自己的人生志向。”向民志说。书屋目前有藏书5000余册，分文教、科技、文学、少儿、生活、政治经济等6个品种，报刊5种，置备了8张书架、3张阅览桌、20个凳子和一个报架，还安装了一台电脑供查阅资料专用，极大地满足了山里留守孩子的读书需求，也方便了村里的父老乡亲。

一天，一个小男孩来到书屋翻看菜谱，以为是无聊临时看看，不料小男孩告诉他，父母在外打工，奶奶又生了病，他需要学会做饭照顾奶奶，所以特意来这里找书看。孩子们对这间书屋的依赖和喜爱感动了向民志，他最大的心愿，就是村里的孩子们可以多看书多学习，走出大山，替他看看外面的世界。

在广大农村和边远地区，有无数双渴望读书的眼睛，消弭城乡之间的阅读“鸿沟”，有时候靠的正是这样一间小小的书屋。常年关注乡村教育的国家全民阅读形象代言人朱永新曾言：“社会公平的基础是教育公平，教育公平的基础是阅读公平。”而城乡未成年人之间的阅读“鸿沟”正是当下城乡之间教育资源不平等现状的缩影。

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各地已建成“农家书屋”约60万家，配送图书超过13亿册，与此同时，根据2022年4月发布的第十九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结果，2021年我国城镇、农村居民的图书阅读率均比上一年度略有提高，分别达到68.5%、50.0%，城乡差距依然明显，提升农村居民阅读率仍是推进全民阅读发展的一个重要内容。

走出乡村阅读的新路子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河南省内黄县马上乡李石村“微光书苑”发起人李翠利继续关注乡村阅读问题，她致力于基层阅读推广15年，在走访调研中了解到，农家书屋、乡村图书馆这类场所普遍缺少活动经费，管理员多为兼职，没有工资和相关待遇，导致乡村图书馆开放时间不稳定、服务质量参差不齐。如何破解农家书屋、乡村图书馆高质量发展的难题，成为李翠利今年关注的问题。她建议，“支持更多力量、多渠道参与乡村阅读推广事业。”

一些地方率先行动起来。

2010年起，江西省将“为残疾人购买农家书屋管理员岗位”纳入省政府民生工程，选聘了一大批残疾人担任农家书屋管理员，成为国内探索农村残疾人就业扶贫的一项创新之举。目前，全省已建成约1.7万个农家书屋，1.2万名残疾人被聘为农家书屋管理员。2023年，江西省残联将残疾人阅读服务的重点聚焦在农家书屋，并借江西省首届全民阅读大会之机，联合省委宣传部、省新闻出版局、省妇联，共同开展“书屋读经典 农家颂新风”阅读品牌项目，重点服务农村残疾人，满足他们的阅读需求。

在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兰坪县，截至2024年3月，108名残疾人如约上岗，成为农家书屋的“新管家”，在家门口实现了就业，每人每月获得工作补贴400元。近年来，兰坪县坚持把农家书屋作为群众的“精神粮仓”打造，每年进行农家书屋出版物补充更新，目前，辖区内116个行政村（社区）实现农家书屋全覆盖，共藏书20万余册。

类似农家书屋、文化礼堂、电子阅览室等的建成，在为当地村民提供精神文化生活的同时，帮助一部分残疾人在家门口找到合适的工作，实现了残疾人就业帮扶与文化惠民双赢，真正使农家书屋成为广大村民的“文化粮仓”。

近年来，乡村阅读的主体主要是老年人和留守儿童这“一老一少”两大群体，且他们对阅读内容的倾向是有明显区别的。不仅如此，不同发展阶段，村民的阅读需求也有不同。比如，过去农村发展经济较为迫切，村民对农业科技、种植养殖、医药卫生的图书需求大。而随着乡村振兴的推进和生活品质的提升，文化文艺、亲子阅读、休闲

康养等个性化阅读需求则日益突出。

针对这一情况，武汉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吕德文表示，乡村阅读应结合具体需求，与村民休闲、议事或其他文化活动联系，陶冶农民情操，成为乡风文化建设的重要载体。

在浙江省温州市龙湾区永兴街道，文化教育蔚然成风。从“高颜值”的城市书房到各具特色的乡村文化礼堂，悠悠书香飘满永兴。永兴街道水滩村的一幢五层楼房里，既是“龙湾区残疾人农家书屋”，也是创建者王建海的家。今年59岁的王建海言语三级残疾，因先天性声带发育不全，自小说话就口齿不清，读书是他多年来养成的习惯。

“我有这么多书，为什么不创办一个书屋，为更多人服务呢？”2013年，王建海在当地政府部门的帮助下，创办了“龙湾区残疾人农家书屋”。书屋藏书2万余册，每年都会不定期举办诗歌会、农技培训等公益文化活动，还会开办书法、象棋等公益培训班，辐射和带动了周边2万余名群众学习文化知识、丰富业余生活。2017年，该书屋被评为省级农家书屋。

推广乡村阅读，一方面政府投入必不可少，另一方面，引导社会资源、市场资金深入乡村，也成为重要路径。浙江积极探索开展“乡村书房”即“农家书屋+书店”微改革，打通了图书馆借阅系统和书店零售系统，走出一条农家书屋发展新路子。再比如南京先锋书店，在浙江、安徽的乡村先后开设“分号”，既满足了当地村民的阅读需求，也化身为文旅项目的热门打卡点，成为乡村阅读推广和提升的重要补充。

阅读带来新的生命力

在我国8500多万残疾人口中，农村残疾人占75%以上，他们的阅读权益得到保障，残疾人阅读工作的推广才能有质的提高。然而很长一段时间，“读书无用论”在乡村很是盛行，“耕读传家”的传统也趋于式微。但凡书籍，都分为不同种类，其中有“经世的方法”，有“真理的味道”，也有“诗和远方”。但不少村民都会问：“读了它，有啥用？”对他们来说，“星辰大海”是什么，“诗和远方”在哪里？都还没有答案。改变他们的观念是一个久久

为功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

但依然有一批热爱阅读、热爱文学创作、生活在农村的人，在日积月累中，凝练出蓬勃的生命力和创造力，其中不乏一些优秀的残疾人。他们不畏艰辛、勤奋笔耕，克服自身种种困难，创作出优秀的文学作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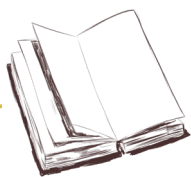
2021年7月15日，由国家新闻出版署主办的第30届全国书博会“十大读书人物”评选揭晓。河北省石家庄市晋州作家刘厦、同济大学法学院在读研究生彭超两位残疾人位列其中。

河北省晋州市马于镇后彭头村的“80后”女孩刘厦，自小被确诊为脊髓性肌萎缩症，靠极度的自律和坚韧的毅力自学完成小学到高中的课程，还成为河北师范大学旁听生，先后出版诗歌集《长草的时光》、散文集《遇见生命》。她从十四五岁开始阅读文学作品，没有电子书、没法用嘴叼着电容笔翻书的日子，刘厦看的每一页书，都是靠母亲来翻页的。

1964年出生于甘肃省陇南市成县沙坝乡杨坝村的刘水，因患有先天性脊髓肌萎缩症，不得不终身与轮椅为伴。小时候为了让他安心读书，家里将村边的牛棚一分为二，隔出一半给他当卧室兼书房，在这间属于他自己的四面漏风的屋子里，刘水趴在土炕头上、在老牛的反刍声中读了一部又一部像砖块一样厚重的文学书籍，也开启了文学创作之路。先后出版中短篇小说集《野马河畔的风》《野马河风情》和长篇小说《野马河沧桑》《胡林树》《野马河苍生》（上部）等160万字的文学作品。

喜不喜欢阅读，虽然是个人选择，但喜欢阅读的人无论身处逆境或顺境，总会在一些意想不到的时刻，展现出阅读所赋予他的新的生命力。

如今，刘水的家乡杨坝村再也没有人在牛棚里读书。小小的村子里虽然还没有像样的图书馆，但村里的文化广场、小学学校都提供了村民借阅书刊的场所。刘水会定期回家乡为村里的人讲他读书的故事、写作的故事，讲杨坝村多年的变化和外面世界的发展，来听的人有老人也有小孩，他说，阅读的习惯要代代传承，是乡村的蜕变让阅读变得越来越美好。■



在学校，阅读似乎只关乎学习，但当听障者步入社会，阅读能力的重要性也变得严肃了起来。因为绝大部分健听者不会手语，对于听障者而言，即便在手语使用者的群体中可以自由交流，获取和交流信息仍需要依靠汉语。

听障者阅读： 手语与言语的合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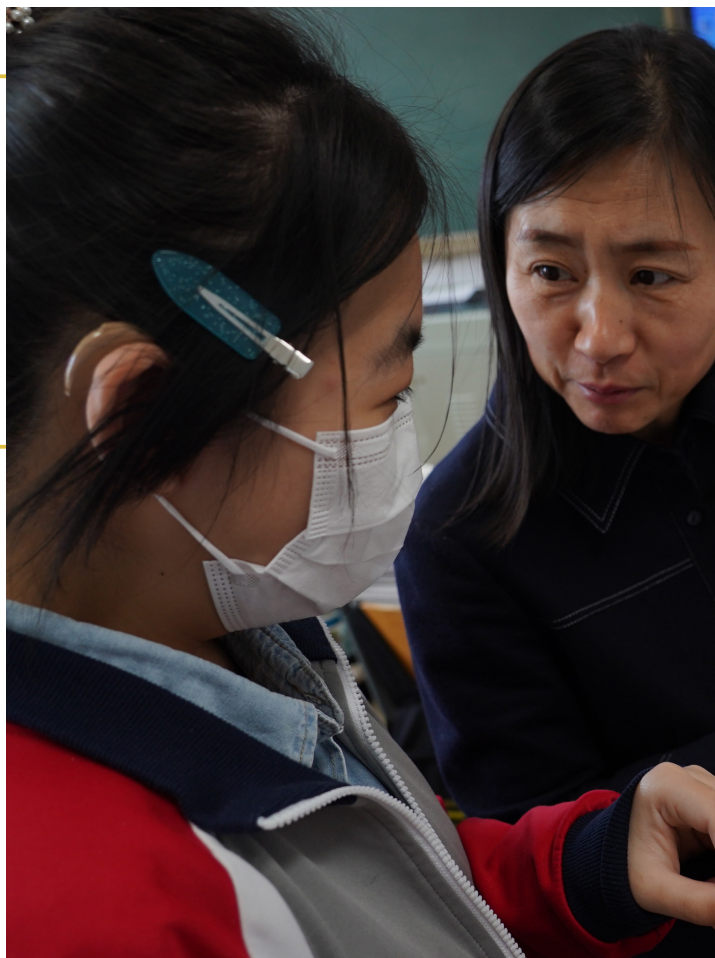
文 | 本刊记者 吴丽君

当人们思考时，内心似乎总会有一个声音在自言自语，很多人对这个声音十分好奇，更好奇如果一位从未听过声音的听障者又该如何在心中默语。心理学家将这种默语称为“内心语言”，一般来讲，人们习惯使用自己最自然的表达方式，也就是母语。就像英国人可能会使用英语，中国人可能会使用汉语，对于以手语为母语的听障者而言，内心独白时，脑海中浮现出的就可能是手语的手势动作。

虽然不易察觉，但语言对人思维方式的影响，对于个体认识世界、理解世界的过程意义重大。以手语为母语的听障者可能有着和健听人完全不同的语言习惯，这对阅读和表达都造成了不少困扰。

“听不见”的困扰

阅读是要用眼睛看，与听力障碍有什么关系？



2005年，南京师范大学在读硕士杨飞燕，同时也是南京聋人学校的高中语文老师，对学校高中部三个年级的109名学生进行调查研究，发现南京聋校高中学生整体阅读能力较差，大部分学生与普通初中毕业学生的阅读能力要求都有一定差距。而在20世纪80年代的一项国外研究中，参与测验的18岁听障学生其阅读理解能力仅相当于小学三年级的水平。

随着社会医疗条件和教育环境的持续改善，尤其是我国开展贫困残疾儿童抢救性康复项目以来，越来越多听障儿童自小实施了人工耳蜗手术，进行了术后康复训练，听障学生的阅读理解能力与健听学生的普遍差距逐渐缩小，但由听力障碍导致的阅读困难依然客观存在。

健听人学习语文，都有过从拼音、词语开始学习的经历，老师会带着学生大声朗读，因为语音本来就是语言最基本的要素，是语言存在的物质形式，同时，语音的练习也能



校园是培养听障者阅读能力的重要阵地。北京启喑实验学校高中部的语文老师自2014年开始自发组织学生进行课外阅读，写“读书记录手册”、随笔，不仅能提升学生们的阅读效果，还能练习表达和写作。(摄影 吴丽君)

加深记忆。听障学生无法感知或不能清晰地感知语言声音的刺激，就失去了一条最重要、最经常的感知语言的通道，使他们对语言的理解不透彻，记忆不牢固、不精确。

比如“咣”这个字，字义是形容撞击振动的声音，当我们说“咣咣地砸墙”，脑海里能浮现出砸墙的声音，便能理解“咣咣”所描述的意思。但对于听障者来讲，单从字形上来看，“口”与“光”的组合必须要与一种没有听过的声音联系在一起，记忆的难度就会成倍增加。而且很多时候我们使用词语时会带有情感色彩，带有不同的语气和音调，这些都是语音所表达的信息，听障者无法获取，理解词义的难度就更大。一般词语如此，虚词或语气词更甚。

不光是语音，词汇和语法对于语言学习也都至关重要。听力障碍程度较重者多使用或只使用手语，但手语的词汇量并不丰富，2019年8月出版的《国家通用手语词典》中收录手语词汇为8214个，仍不能完全满足听障学

生积累词汇和阅读的需要。手语与汉语（无论是口语还是书面语）词汇量的差异过大，自然就会产生一定的信息壁垒。好比用手语表示“人山人海”这个词，不能逐字打成“人”“山”“人”“海”，因为手语中没有这个常用语，直接打出来太抽象了，只能把它的意思打出来：“人多，好多好多人”。

与此同时，手语属于视觉语言，表达习惯与汉语不同，这也会对听障者阅读理解产生一定干扰。

手语的表达通常是先具体后抽象，突出句子的主要成分。比如用手语打“小狗没有死”，打出来可能是“狗”“小”“死”“没有”。因为听障者总是先通过眼睛观察任何事物，自然会先关注和判断具体的东西，其次表达动作或过程，最后反映事情的结果，这就是手语的视觉逻辑特征之一。而许多听障者本身不知道或不能理解这种表达差异，就容易在阅读理解时“会错意”。

有特教老师说，听障学生倾向于跳过句子结构加工过程，通过将实词与个体已有经验联系起来产生句子意义。北京启喑实验学校高中部的王楠老师举过一个例子，课文《背影》中讲到“天无绝人之路”，她提问学生这是什么意思，一位学生认为是“天上没有道路”，听见这个回答，王楠也很诧异。学生无意中挑选了“天”“无”“路”组织句意，忽略了其他文字，更不清楚类似俗语字面背后隐含的意义。还有一次王楠讲《鱼我所欲也》，讲到“蹴尔而与之，乞人不屑也。”注释写：“不屑：认为不值得……”提问“不屑”，学生说是“不认得”，不仅摘字重组，连字序都重新排列了。

比起健全人，听障者在阅读上的困难似乎是一重又一重。

读得懂才能写得顺、说得清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我国首位听障语言学博士郑璇在一次演讲中展示了一个聋校小学五年级学生的日记。她说，用汉语的眼光来看，很多简单的句子还是写得文理不通。比如常用的“谢谢你”，他写的是“你谢谢”；“你父母好吗”，他写的是“父母你好吗”。“大家也许认为这是因为他才五年级，但事实上我看到的情况是，即使听障学

生读到了大学，很多人的书面语能力其实还停留在这个阶段，这也极大地阻碍了他今后在社会当中和其他人的交往。”

海伦·凯勒说：“盲隔离了人与物，聋隔离了人与人。”无论是听障者还是健听人，阅读都是一个人学习、生活和发展的必备技能，而阅读能力的高低对听障者获取知识、接受教育、社会化发展和生活质量的影响远远大于健听人。

对于听障学生来讲，读得懂才能写得顺、说得清，才能畅通无阻地汲取知识、接受教育。王楠和北京启喑实验学校高中部的语文老师们很早就意识到这一点，2014年开始自发地组织学生进行课外阅读，在早自习设置阅读时间进行师生共读。为了全方位巩固学生的阅读效果，老师们制作“读书记录手册”，设计“我喜欢的词语”“我喜欢的句子”“我的疑问”，促进学生深入思考和理解阅读内容；组织学生仿写、朗读、写随笔，在阅读之后，以不同的方式练习语言的“输出”，取得了不错的效果。

学生高妍是王楠班里阅读和写作能力较强的孩子，因为从小佩戴了助听器，说话交流几乎与健听人无异。从普校转入启喑，高妍保持了较好的阅读习惯。她喜欢看余华和史铁生的书，她读《病隙碎笔》《我与地坛》，“虽然因为阅历不够，有时候对书中的一些道理也不完全明白，但史铁生的文字总能给我带来好的阅读感受，心灵也能获得慰藉。”

王楠说，阅读的效果因人而异，有像高妍一样的学生，也有少数不喜欢阅读或整体学习能力不高的学生。有的孩子因为从小被家里“保护”得太好，已经到了上高中的年纪，心理和自主生活能力可能还停留在初中甚至小学水平，这影响到的就不仅仅是阅读了。此外，阅读的重要性也不仅体现在语文一个学科上，学生在学习其他学科的过程中也需要审题、理解概念，尤其是各种科目的考试中，情景问答题越来越多，培养阅读理解能力也意味着为其他学科打下基础，关系到整个知识体系的建立和完善。

在学校，阅读似乎只关乎学习，但当听障者步入社会，阅读能力的重要性也变得严肃了起来。因为绝大部分健听者不会手语，对于听障者而言，即便在手语使用者的群体中可以自由交流，获取和交流信息仍需要依靠汉语。一个助残组织的工作人员曾举了一个例子：一位手语听障者生

病了，健听人朋友好心向他推荐某一家医院，但那位听障者的回复令听人朋友费解不已。他写：“医院便宜的我去不。”意思是，“我不去级别低的医院。”像这样语序颠倒、用词不当的表达不仅可能造成误会，还有可能让自己陷入困境。

重庆市大渡口区聋人协会主席、听障创业者田野曾说，在为听障者朋友解答问题时，总有人向他抛出一个在常人看来非常简单的问题——“公司可以不跟我签合同



在听障学生学习的过程中，手语与汉语是糅合在一起的，两套语言系统互相影响，让听障学生在阅读、表达等多个学习方面与健听者产生差异。（图新华社）



走出校园，听障者也面临着求职就业，需要融入社会，阅读和表达的能力水平往往会影响到社会交往和生活质量。（图 CFP）

吗？”“我需要办社保吗？”对于市面上层出不穷的金融理财或传销产品，也总有人问他“我们能不能投钱进去”？对于不少听力障碍程度较重的手语使用者来讲，有限的知识和社会交往能力并不足以预见、抵御社会生活的种种风险。因此，田野不仅致力于促进手语在无障碍环境建设中的推广与使用，还致力于为听障者进行多种知识科普，举办手语阅读分享会。

阅读作为一种获取信息、认识世界、发展思维并使读者获得审美体验与知识的活动，在这些时刻也延伸成了生活的必备技能。

是避难所，是启明灯

英国作家毛姆曾写，“培养阅读的习惯能够为你筑造一座避难所，让你逃避几乎人世间的所有悲哀。”陕西诗人梁亚军十分认同这句话。

1982年出生的梁亚军，17岁时被诊断为突发性神经性耳聋，突然失聪对他的心灵造成了不小的打击。姐姐在西安上学，放假回来便会给梁亚军带一些书，梁亚军便躲进了书里。“听不见，整天待在家里也不敢走出去，最初写作可能就是因为这种不能交流的痛苦、恐惧和孤单，我开始写日记，就像是自己跟自己说话一样。”

2009年，梁亚军在《宝鸡日报》副刊上发表了第一首诗歌，受到了很大的鼓舞，此后开始积极创作，先后在《诗刊》《星星诗刊》《北京文学》等刊物发表作品。

“他有一头又黑又硬的头发 / 一双怎样的手 / 才能雕出这样有力的下颚？有人说他的口鼻像狮子 / 狮子也有听觉，我想到 / 他三十岁以后来势汹汹的耳聋 / 在听与说之间，承受着没有来由的 / 分裂，对立和寂静 / 每一个音符，都在消化着他的难题。”这是梁亚军发表在《诗刊》上的诗歌《哦，贝多芬》中的段落。

如同贝多芬在音符中“消化难题”，梁亚军也曾阅读和写作中“避难”，因文学忘记沮丧，开启与世界的交流。当写作得到越来越多的肯定，不仅他自己感受到了对原有生活、眼界、思想的超越，“母亲一颗被愁苦浸泡的心也渐渐明朗了起来”。

与梁亚军一样，如今已成为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的郑璇，

也因阅读不断创造着人生的可能。郑璇两岁半因药物过量造成永久性听力损失，自小苦练唇语和发声，孤寂迷茫时，读书与写作成了心灵的启明灯。

6岁时，她连蒙带猜读完了《西游记》，9岁便模仿唐诗写下咏萤的诗句——“转瞬不知何处去，星河深处觅踪影”。博士毕业后，郑璇投身特殊教育和手语研究。几年前与好友通话，偶然聊起一部传统文化儿童读本，郑璇产生了给听障孩子做一套手语书的想法。她说：“希望这样一套书可以成为一个窗口，也可以作为聋人学校的教辅读物，给听障的孩子们多一种学习资源。”

她动用一切资源，联手武汉大学文学院的教师好友选编，邀请听障舞者录制手语讲解视频，视频后期制作则辗转找到田野在重庆的创业公司，以不到市场价格一半的费用完成。

2022年1月，《中华手语大系（视听版）》（第一辑）出版了，三个分册——《手语说汉字》《手语读〈论语〉》《手语诵唐诗》的每个汉字、句子，每首唐诗都附有对应的手语讲解视频。在《手语诵唐诗》中，为了保留诗歌的韵律、意趣，郑璇“以诗译诗”，利用手语手形、位置、方向、运动四个要素的重复和配合，对原诗进行再创作，使手语也能“押韵”，尽最大可能表现出唐诗之美。

这套手语书汇集了郑璇对阅读和文学的热爱，对特殊教育、手语研究的倾情投入。“走过人生四十载，经由本书出版的契机，发现我的几个‘关键词’竟然在这里找到了最好的结合点。”曾在书本中成长的郑璇不仅完成了对自我的塑造，如今还成了这个世界与听障者之间一条语言的纽带、一座文化的桥梁，为听障孩子们提供了一种新的阅读可能。

“听不见”总是为阅读带来这样那样的困扰，但阅读理应成为每个人平等享有的权利，这也是为什么许多特教老师、学者不遗余力地帮助听障者走进阅读、爱上阅读。在中国，与梁亚军、郑璇一样热爱阅读的听障者很多，有人将阅读看作避难所，也有人将阅读视作启明灯，而无论哪一种，无一例外地，当他们在寂静之地踽踽独行，阅读都曾照看他们的心灵，慰藉他们的人生。当他们从生命的困顿中走出，借由阅读照见前路，照亮生活，阅读的意义便显现了出来。■

心智障碍者：绘本中的认知启蒙

文 | 本刊记者 张西蒙

面对一摞崭新的课本，恒恒充满好奇，从中抽出一本，翻得哗哗作响。随着“嘶啦”一声，一本书页被撕扯下来，恒恒先是一愣，随即脸上露出一丝喜悦。

恒恒是一名早产儿，加上出生时缺氧，对脑部神经造成了不可逆的损伤，本该上小学的年纪，心智水平却远低于同龄人。撕书时发出的声音是他以前从未有过的新奇体验，引得他咯咯发笑。

眼见恒恒又要伸手拿一本新书，母亲慧婷赶忙将他拦了下来，深深的无奈让她处于崩溃的边缘。

忙着康复，在阅读上下的功夫太少

2016年，恒恒出生时的意外，让慧婷和丈夫喜悦中多了一丝担忧。在语言发育的爆发期，恒恒却迟迟叫不出

最简单的“爸爸”“妈妈”，慧婷尝试着给儿子读绘本、讲故事，却根本无法吸引孩子的注意，亲子间的交流变得缓慢且困难。

恒恒3岁时，慧婷把她送进家附近一所幼儿园。没多久，老师反馈：“这孩子专注力很低，一点儿也坐不住，需要加强这方面的训练。”慧婷听后和大多数父母一样，上网搜索了大量锻炼儿童专注力的资料，购买了不少相关书籍。

这些书本各式各样，有找规律的：一个苹果、两个苹果、三个苹果后面跟着一个问号；有探索迷宫的：在各种线条组成的迷宫中帮助小动物回家；也有训练观察力的：在一堆相似的物品中，找出那个不一样的……

“这么明显，你怎么就找不到呢？”恒恒对阅读兴趣寥寥，慧婷心里着急，有时不自觉提高语调，几次训练都以恒恒号啕大哭收场，这让她陷入深深的无力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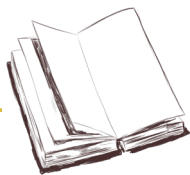
公开数据显示，我国有上千万名心智障碍者。包括心智障碍儿童的家长在内，社会公众普遍存在认知误区：心智障碍群体既无法阅读，也无阅读需求。

慧婷寄希望于医疗手段，连续奔走了几家医院，都得出相同的诊断结果——恒恒被确诊为心智障碍者，好消息是情况不算严重，经过康复训练他可以到普通学校接受教育。慧婷加入了心智障碍孩子家长组成的微信群，经打听得知，恒恒并非个例，大多数心智障碍者在阅读方面会表现出各种各样的问题：喜欢扔书、撕书的不在少数，还有不识字的、注意力无法集中的，更有甚者连父母都无法与之建立交流。

2023年9月，恒恒进入小学随班就读，开始接受融合教育。一学期结束，恒恒的学习成果如慧婷预期，远远落后于同班同学。在她看来，恒恒学习能力弱还在其次，主要问题是不识字、无法阅读。这让慧婷很是自责：“这些年一直忙着带他做康复，在阅读上下的工夫太少了。”

一次偶然的机，慧婷从康复机构的老师那里得知，国际上有多支持心智障碍者成长的方法，其中不乏通过阅读让他们提升认知能力的案例。这让慧婷深受震撼，“我第一次知道像恒恒这样的孩子，是可以有阅读能力的”。她四处打听，找到了一家可以对心智障碍儿童进行阅读训练的机构，为恒恒报了名。

恒恒的第一课，就是改善撕书的行为。老师告诉慧婷，撕书这类破坏书籍的动作也是一种感知书的方式，是一种特殊的阅读行为。与其批评，不如示范给他看“应该如何做”。在多次示范和亲身体验下，恒恒从“他控”中建立



随着政策的完善和观念的转变，越来越多的学校开始重视心智障碍儿童绘本阅读。除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外，广东、重庆、四川、浙江、江苏等地也相继出台了地方性的扶持政策，除特教学校、康复机构外，各种社会组织尤其是公共图书馆也积极参与推动心智障碍群体阅读，让不少家长、从业者看到了曙光。

了自控力——不再撕书。不仅如此，他还成了班里的图书小卫士，认识的字也越来越多，如今已经能完整读完一本书，尽管慧婷不确认儿子是否能真正理解书中的内容，但对他来说，已是巨大的进步。

只要是孩子，都喜欢听故事

公开数据显示，我国有上千万名心智障碍者。然而，关于心智障碍群体是否能阅读的质疑不在少数，且长期存在。包括心智障碍儿童的家长在内，社会公众普遍存在认知误区：心智障碍群体既无法阅读，也无阅读需求。

像慧婷这样曾一度忽略孩子阅读需求的家长不在少数。居住在广州的佳敏，女儿玥玥3岁时确诊为心智障碍者，如今10岁，7年时间里一家人为了帮助孩子康复一直奔波忙碌。玥玥接受的康复训练主要包括感统训练、行为训练及结构化教学等，其中并不包括阅读干预。

上小学后，玥玥的认知能力很弱，不会分辨图片、没有语言。佳敏一给她书，就被扔掉，捡起来再给她，又扔掉。她一度想过放弃：“老师，算了，我们家孩子能力弱，就像小宝宝，是不懂得读书的。”

海口市龙哥哥爱心社的秘书长林琳，经营着一家亲子绘本阅读机构，参与过很多与心智障碍群体相关的志愿活动，她所接触的心智障碍孩子的家长，多数觉得孩子没有阅读能力，也未意识到可以通过阅读帮助孩子提升认知。来找她咨询的家长，问得最多的问题是“你们能教什么？”“是教画画的吗？”甚至有一位母亲带着孩子，在书柜前没站两分钟就走了，说：“我自己都不怎么看书，还带孩子读什么书。”

在接触了成百上千名心智障碍者的家长后，林琳开始认真思考一个问题：他们更关切的是什么？“归根结底就是——我的孩子能不能像正常人一样学习、生活。”琳琳总结，甚至有一些想得更长远的家长，希望孩子能考大学、找工作、结婚生子。他们当中很多人还在为了孩子的衣食住行等基本生活保障奔忙，“至于阅读这样明显高一层级，甚至说可有可无的需求，也就显得没那么重要了。”但要说阅读对他们有没有用——答案绝对是肯定的。

据林琳所知，国内有不少特教学校、康复机构开展了阅读教育，多数将其作为社交感知的一部分内容。“但要

把阅读课单独分离出来，无论师资力量还是家长的认知度，真正执行起来难度很大。”

深圳市罗湖区星园学校、广东省名教师工作室的主持人邓晓红说，目前国内特教学校尤其是培智学校实行的课程标准是2016年出台的《培智学校义务教育生活语文课程标准（2016年版）》，其中明确规定了培智学校学生应具有初步的阅读兴趣，能阅读图文并茂、内容贴近生活的图画书。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更多研究者、一线教师关注培智学校绘本教学的问题。近几年在融合教育理念下兴起的“资源教室”，也有配备一定数量优质绘本资源的要求，这对心智障碍者的生活体验，进一步拓展其语言表达和情景应用能力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在林琳看来，心智障碍的孩子首先是一个孩子，然后才是有特殊需求的孩子。“只要是孩子，都喜欢听故事。”林琳记得第一次带着十几名心智障碍儿童阅读绘本，书名是《棕色的熊、棕色的熊，你在看什么？》，当她翻开第一页书页，孩子们发出爆鸣般的尖叫与欢呼，“有可能是因为画面的颜色比较鲜艳，也可能是他们对此感到新奇，又或者是他们之前就认识熊，见到了熟悉的事物。”林琳一页一页地给孩子们讲解，有几个原本很闹腾或注意力不集中的孩子，慢慢地目光也会跟着她走，“在我停下来引发他们思考的时候，有的程度好一点的孩子甚至会催促我翻页找答案。”在孩子们沉迷于书本内容的那一刻，林琳知道，这事成了。

在家长们认识到阅读可以给孩子带来改变后，来找林琳的人多了起来，很多心智障碍者的家长发现孩子参加完阅读活动后，某一方面的语言丰富了，认知能力有了显而易见的提升。“不管是出于康复的目的，还是想要积累知识，只要对这些孩子是有益的，就应该有更多的社会倡导。”林琳认为，对于渴望融入社会的心智障碍群体来说，“开卷有益”更为适用，没必要刻意避开“功利性”。

当心智障碍者的阅读需求逐渐被正视，如何让其成为全民阅读参与者又引发一系列更深层次的思考。“最直接的问题就是师资力量的匮乏。”林琳说，阅读不是天生就会的，需要老师的引领，对于心智障碍群体更是如此，除特教基础外还得兼具多学科知识方能胜任，这样的老师少之又少，与之相应的，心智障碍群体应该读什么书、怎么读，都是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

让特殊孩子成为终身阅读受益者

今年26岁的孤独症患者阳阳正是一名阅读受益者。在普通学校读到三年级时，阳阳妈种子拢发现儿子始终难以与老师和同学同频，于是将他转入一所特教学校。阳阳毕业后，一家人居住在河北衡水，白天种子拢和丈夫外出上班，阳阳在家无所事事，唯独对各类广告牌、广告词格外感兴趣，遇到不认识的字还会查字典。

2021年，种子拢从特校老师处得知西南大学江小英教授开展心智障碍者绘本阅读活动的消息，她第一时间为阳阳报了名。在参加了一系列绘本阅读活动后，阳阳做出了人生中第一份手工——一朵纸做的太阳花，还会根据书里的内容主动做家务，这让种子拢颇为惊喜。“小时候的阳阳，对阅读毫无兴趣，我给他讲故事也是照着字去念，图画里的内容很少引导他去看。好在他对拼音有一定兴趣，学得还算扎实。”被儿子的转变所触动的种子拢，又让阳阳参加了2023年的阅读活动。如今的阳阳，独自在家也不再无所事事，有时他会沉浸在书本的世界里。

阳阳的案例不仅给家人带去鼓舞，也让江小英倍感欣慰，这验证了她一直以来笃信的观点——绘本阅读可以让更多的特殊孩子成为终身阅读受益者。

江小英是西南大学教育学部副教授，“自2014年起，‘全民阅读’连续11年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那么阅读能力较弱的心智障碍群体如何成为全民阅读参与者？”这成为江小英一直以来的研究方向。在北京师范大学特殊教育专业攻读博士期间，她扎根三所学校，针对心智障碍群体开展了为期一年的教育实验。毕业前夕，江小英意外收到实验班两名孩子的来信，一位是特殊儿童，另一位是家有唐氏综合征弟弟的班长，他们在信中不约而同写道：“我们最喜欢您讲的故事，您讲的故事最好听，什么时候再给我们讲故事？”江小英将这两封信珍藏至今，也坚定了她投身心智障碍群体阅读教育研究与实践的理念。

通过大量调研，江小英决定将绘本阅读作为切入点。她曾经问过一位培智学校的校长，学校孩子有没有读过绘本？校长不假思索地回答：“孩子注意力都不好，没什么识字量，还读什么绘本呢？”

事实上，正是因为特殊孩子语言发展较差，才更要读绘本。“孩子不是准备好了，才开始阅读。绘本最大的好

处就是给了所有特殊孩子一个最低的门槛，不需要识字就可以进行阅读。”江小英说，“这个世界很大，绘本阅读打开了心智障碍孩子认知外部世界的大门；这个世界的道理很多，光用嘴说不如让他们沉浸其中、用心感受。”

近年来，国内中小学学生和幼儿对绘本阅读的需求与日俱增，将绘本引入教育教学的特教学校也越来越多。广东省中山市特殊教育学校的教师陈玉梅在日常教学中发现，心智障碍的孩子对于绘本阅读的兴趣普遍高于其他科目。自2015年起，中山市特殊教育学校开始引进大量的绘本，教师们也开始尝试将绘本阅读运用于心智障碍儿童的教育教学中。

“《第二期特殊教育提升计划（2017-2020年）》中明确提出，要加强特殊教育学校图书配备，开展书香校园活动，培养残疾儿童良好的阅读习惯。”江小英说，随着政策的完善和观念的转变，心智障碍儿童绘本阅读越来越受重视。除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外，广东、重庆、四川、浙江、江苏等地也相继出台了地方性的扶持政策，除特教学校、康复机构外，各种社会组织尤其是公共图书馆也积极参与推动心智障碍群体阅读，让不少家长、从业者看到了曙光。

2017年，江小英创办了“西大绘本阅读研究中心”微信公众号，2019年正式成立西南大学绘本阅读研究中心，截至目前，开展了三期公益阅读活动，为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学校和机构超过1万名教师开展100多场专业培训，超过10万个心智障碍家庭因此而受益。

相比心智障碍群体“怎么读书”的问题，让江小英更为自豪的，是解决了他们“读什么书”的问题。目前在我国，市面上并没有专供心智障碍群体阅读的书籍。江小英连同100多位专业老师，借鉴“分级阅读”的理念，花费两年半时间，从20多万种图书中选出适合聋校、盲校、培智学校各300本图书，覆盖学前阶段和义务教育阶段的残疾儿童群体。江小英打算在2024年全国助残日召开发布会对外公布这份书目，并附赠使用指南，推广给各个特教学校、康复机构，让更多心智障碍儿童从中获益。

无数心智障碍者的阅读故事，无一例外证明着阅读障碍可以被跨越，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支持者。正如作家曹文轩所说：“阅读，从根本讲，是一种人道主义行为。”心智障碍群体读过的每一本绘本，都将在今后化为组成他们生命的一部分。■



1. 《小熊宝宝绘本》（全15册）

【日】佐佐木洋子

新世纪出版社



2. 《点点点》

【法】埃尔维·杜莱

海豚出版社



3. 《母鸡萝丝去散步》

【英】佩特·哈群斯

明天出版社



4. 《棕色的熊，棕色的熊，你在看什么？》

【美】比尔·马丁、艾瑞·卡尔

明天出版社



5. 《我喜欢自己》

【美】南希·卡尔森

河北教育出版社

6. 《好饿的毛毛虫》

【美】艾瑞·卡尔

明天出版社



7. 《不一样的1》

吴亚男

明天出版社



8. 《团圆》

余丽琼、朱成梁

明天出版社



9. 《小种子》

【美】艾瑞·卡尔

明天出版社



10. 《大脚丫跳芭蕾》

【美】埃米·扬

河北教育出版社



一份「特殊」的书单

我的读书故事

书籍不仅是知识的源泉，更是心灵的慰藉，对于残疾人来说更是如此。在字里行间，他们找到了力量，找到了希望，也找到了自我。



刘芳

1971年出生于湖北黄冈，贵阳市白云区第三中学教师，2007年因视网膜色素变性双目失明，转型成为学校里一名心理辅导老师，贵州省阅读推广大使，著有小说《石榴青青》《花开十年》，获得“全国自强模范”“时代楷模”“全国三八红旗手”“全国优秀教师”“最美奋斗者”等称号。

阅读为我打开一扇又一扇门

口述：刘芳 文：本刊记者 刘柳

不管是失明前还是失明后，阅读对我来说都是一件不可或缺的事。

作为一名语文老师，阅读首先是我工作上的需求，而我从小就爱读书，这是一个生活习惯。在我逐渐步入失明状态这个漫长的过程中，我“报复性”地读了很多书，一方面阅读能转移我的痛苦，它给了我很多的勇气和胆量，另一方面，想到自己之后都不能再这样读书了，我就想趁着还有视力读得多一点再多一点。

2001年，我还有一些残存的视力，那个时候我专挑大部头的书来看，第一个就是金庸全集。我在读金庸武侠小说的时候就发现很多武林高手其实都是残疾人，比如杨过、梅超风，包括欧阳锋，他属于精神障碍者。我看到了他们都有身体或心理上的问题，但是他们有坚定的信念，障碍终究都被跨越过去。在阅读的当下，收获可能并不是那么明确，但是读着读着你就会被文字滋养，被文学养育，这个很重要。

失明之后，我就开始用MP3或者听书机替代纸质阅读，没有因为身体的原因放弃阅读。我在文学作品中看到更多的人，他们的人生跌宕起伏，我看着他们痛苦、缓解，然后再到新的痛苦，对我来说也是另一种角度的鼓励。就像梁晓声说的，人生就是一个“怎么办”连着另外一个“怎么办”，无数个“怎么办”连缀在一起成了我们的生命。看到这里我就会释然，我面临的问题也只是一个小小的“怎么办”而已。

我本来只是一个农村的语文老师，因为喜欢阅读，所以我才善于说话和倾听，这是双向的，正因如此，我才能在失明后在学校成功转型开办学生心理咨询室。我开始写作，也在贵州广播电台担任嘉宾主持人，成为贵州省的“阅读推广大使”，这都是阅读带给我的益处。我在大量的阅读书目中筛选出我认为优秀的推荐给盲人朋友和青少年，很多人会问我必读书目有哪些，但我很难列出一个所有人都应该读的名目，我觉得每本书产生的时候都带着作者独特的思想，每一本书来到这个世界上都是带着使命的，而这个使命是在读者阅读的过程中由读者和作者共同来完成。正如“一千个读者心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不同的人阅读同一本书也会有不同的感受，这也是阅读有趣的地方。

我经常会给同学们讲，阅读的“阅”字是“门”里加上一个“兑”，从小我们走出家门走进校门，后来走出校门走进职场之门、走进社会大门，而各行各业也是不同的门，门进门出，如何来“兑现”你的所有梦想呢？第一步便是从阅读开始。而对于我，作为一个盲人来说，阅读开阔我的视野，拓宽我的体验，让我在品尝别人的生命历程后决心做一个有胆量有勇气的人，正是阅读为我打开了一扇又一扇门。■

书籍是黑暗中的一盏明灯

文 史欣欣

我生长在一个兄弟姐妹众多的大家庭里，大概是受哥哥姐姐都爱读书的家庭氛围影响，自幼也爱上了读书。读《青春之歌》，我会为林道静的一次次勇敢举动捏上一把汗，读高尔基的《童年》，会对他悲惨的童年中有一位可爱可敬的外婆呵护着，而为他感到庆幸。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是我最喜欢读并且对我影响最大的一本书。20世纪六七十年代，是一个崇尚英雄的年代。记得有一天哥哥从外边回来，眉飞色舞地跟大家说，他在西大街的旧书摊上，读到一本苏联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说你们赶快去看吧，借这本书看的人可多了。

读到这本书是在一个夏天的黄昏前，正是在哥哥说的那个旧书摊上。那时我的眼睛还好，夏日夕阳的余晖透过书摊旁一棵大树的叶缝，斑斑点点地洒在书摊上读书人的脸上，洒在那些已经发黄了的书页上，就像一幅只属于那个年代的动人街景画般。

当我拿到这本彩色连环画版的小说时，被深深吸引了。黑头发黑眼睛，眼睛里透着倔强勇敢的保尔·柯察金，褐发碧眼穿着水手服的冬妮娅，那个引领保尔走上革命道路的断臂朱赫来，还有长着满脸横肉的神父，瘦高个子一脸雀斑的告密者威克多……我忘记了时间，忘记了自己，一直到书摊老板催促说要收摊了，才惊醒地抬起头，大街上的路灯都亮了。那个不顾一切地扑向背着枪、人高马大的哈萨克士兵，救出朱赫来的小英雄；那个经常忍受着剧烈伤痛，却依然坚持在斗争第一线的钢铁战士，就这样如同男神般走进了我的心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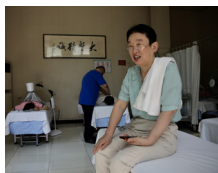
“人有旦夕祸福，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我怎么也没有想到，这句最喜欢的苏东坡的诗句，像一颗流星砸中了自己。在一次突发的医疗事故中，我双目失明了，陷入了迷茫和绝望中。

一天夜里，我竟然梦见了保尔·柯察金，梦见他拄着双拐艰难地小径上行走，梦见他拿着盲字笔在盲文板上一下一下地扎写着他的英雄故事，他大声朗诵着：“人最宝贵的东西是生命，生命属于人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该是这样度过的……”

我醒来后，发现枕头让眼泪浸湿了一大片。我的心却豁然开朗了，是啊，我一定要振作起来，要学着保尔在黑暗中勇敢地走好自己的人生。我拿起了盲字板、盲字笔开始学习盲文，站在按摩床学习按摩技术。30多年后的今天，我不再是一个小姑娘，我成了妻子，成了母亲，更值得骄傲的是，成了一名深受广大患者爱戴的推拿医师。

回想起那个晚自习下课后的夜晚，在那首保尔·柯察金最喜欢拉的手风琴曲的演奏声中，我和同桌相爱了，最后走进了婚姻殿堂。家人都很担心，两个看不见的人组成家庭困难是可想而知的。我俩却说没关系，和心中的偶像保尔·柯察金相比，困难小多了。

婚后下班回家，我们一起摸着黑听书听小说，我说我听过张家声播讲的保尔·柯察金，先生会说那我听过李也墨播讲的，我又说我听过王刚的，你听过没有？先生不紧不慢地说，那我听过曹探的。如今到了知天命的年龄，我们会相互勉励说：“照顾好自己，可不要掉队哦。在生命的下半场，我们相互搀扶着勇敢地向前走着，让生命的花朵在瑰丽的夕阳中盛开、绽放。” ■



史欣欣

1965年出生于河南洛阳，盲人按摩师。平时在快手上念诗、写诗，共创作近百首作品，部分作品被收录在诗集《一个人，也要活成一个春天》。



梁亚军

1982年出生于陕西省岐山县，17岁时患突发性耳聋，因热爱文学投入写作，作品发表于《诗刊》《星星诗刊》《北京文学》等。

文 | 梁亚军

阅读的力量

在患病听不见的那一年，我正在一所中专学校上学。经过了三年多的求医看病、吃药、打针、针灸，最后也没有挽回失去的听力。看病是一个从希望到失望，又是从失望到希望，备受煎熬的过程。在一个寒冬的夜晚，从医院返回家中，或者在一个春天，天还没有亮的早上，又从家中奔赴向医院。在医院治疗没有效果的时候，不记得有多少次，我和母亲泪眼相望，悲痛无助，母亲都会默默地在我的床头放上一本书。

我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一个离家很远的小镇上。因为交通不便，孤独的感觉常常伴随着我。有一次，在街道上发现了一个旧书店，书店夹杂在一排店铺中间，如果不细看，并不容易发现。书店里的书并不多，在一些实用的工具类书籍中，我看到了几本文学方面的书，大概很少被人翻阅，跟店主沟通，可以借阅。我记得其中一本书是《文学概论》，在此之前，我从没有接触文学理论方面的书，在后面几天的阅读中，我认真地做了笔记。在那些漫长的夜晚，书中寂静的文字，在我的阅读中，发出了声响，就像耳语，就像一个人循循善诱的教导，告诉我文学是什么。

那个时候，我已经开始写日记，日记就是我说给自己的话，在寂静中，这些写下的文字涌出笔端，一些悲伤的情绪就被稀释，释放了出来。有时，晚上看着书，抬头从窗口看到寂静的星空，就像一种关怀，扑面而来。也是在阅读中，我知道我们感觉孤单，是因为很多时候，忘了我们与万物的关联，文学就是要我们走出自我的天地，不仅和自己，也和他人，和自然万物去达成一种友谊。当我写到自己，写到一个熟悉的人，写到我所看到的事物，我和他们就像有了一种崭新的关系。

我记得出了厂门，在一大片农田之中，有一个草坡。草坡上长着两棵高大的白杨树，到了夏天，茂盛的草木就像绿色的地毯。下了班，或者不上班的时候，我就会带着一本书，躺在草坡柔软的花草当中，闻着大地和花草的清香，阅读书中的故事。就是在那块草坡上，我读过海伦·凯勒的自传，读到书中，她把手伸到水池中，在莎莉文老师的帮助下终于第一次理解水这个单词和现实实物的联系时，那种豁然开朗的欣喜。读到史铁生的《我二十一岁那一年》，写到他作为下乡插队的知识青年，在一个狂妄的年龄突然瘫痪，回到北京的医院里看病的经历，不禁为他流下了悲伤的泪水。读到《合欢树》中他对母亲的充满愧疚的爱和怀念，也想到母亲在我患病听不见之后，同样经受的苦楚以及她在苦弱中给我的竭尽所能的爱。

从第一次在地市的日报上发表诗歌，到省级刊物，再到国家第一诗歌大刊《诗刊》，我的写作得到了越来越多的肯定，母亲一颗被愁苦浸泡的心也渐渐明朗了起来。这些点滴的改变有我和母亲艰辛的努力，也有多年来不断地阅读带来的力量。从阅读中，我不仅超越了自己的局限，我的改变也影响到了母亲。当我从接受母亲无私的爱中学会了反哺于母亲，我知道母亲终于接受了我的耳聋，并从柴米油盐的日常生活中慢慢地重新找到了活着的乐趣。

现在，阅读已经成为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因为我知道，无论何时开始，只要沉浸在阅读中，我们就会被赋予不同。就像把一盏聚光灯在灵魂里点亮，照亮自己，也照亮别人，而活在自我勉励的光中，对每天到来的生活，都会无畏地迎上去。■

不管我的时间尽头在何处， 只愿捧着书

文一赵苗

有段时间，一到周末就有邻居家的妹妹找我玩，她拿起一张不知道从什么书里掉下来的一页纸，向我展示她的学习成果，把纸上的字读给我听，虽然读得有点磕磕巴巴，但纸上密密麻麻的字，她几乎全认得。她才上了一年多学就认识这么多字，我在觉得吃惊的同时，内心升起了盛夏暴雨注入小河致使河流暴涨的渴望：我也要认字、要学习知识。

长大了的我，看着曾经的伙伴们，读大学的读大学，工作的工作，惭愧极了！而我呢，我的心告诉我，自己也必须做出一点贡献，但我的病情已经发展到和人说话都十分吃力的程度。

身体是被渐冻症“冻”住了，大脑可没有！就先用那部字典学，字典虽然边卷纸黄、张破页损，但大部分字是可查有解的。当我觉得自己有能力读一本书时，便拿起了姐姐在学校读过的旧课本。有一回，二哥看到我因长期斜靠木椅而变形的脊椎之上的大脑袋，低垂着极为认真地看书中的内容，导致弯曲的脖子青筋突显，有些心疼，便以打趣的方式说“你这是干啥？还想考大学呀！”对他挖苦式的关心，我笑而不语，只在心里回答“我看书，开阔视野、丰富内心、提升自我，不行？”

后来，我迷上了书中的诗词，感觉诗词所运用的是最优美、最凝炼、最具表达性的语句。小朋友来找我写作业，我就急忙拿他们的语文课本翻阅，读读课文，再把里面的诗词背下来。当我翻到两首《卜算子 咏梅》那一页时，心中一震：同样是“咏梅”，陆游是凄凄苦苦的执着，毛主席则是勇敢、坚毅又无声的坚守，一对比，人生境界立刻分明。

“我想要一本《毛主席诗词》。”我开始向父亲嘟囔。于是，父亲一边赶集卖货一边给我找书。过了半个月，父亲赶集回来，把一本精装的《毛主席诗词》递到我面前：“看看行不？”“当然行！这可是我心心念念的书，也是第一本属于我自己的书！”往后的日子，我便天天趁能够坐着的上午，打开书细细品读毛主席诗词的壮阔之美，也许就是那个时候，我在心里种下了一颗诗的种子。

再后来，我拥有的书占满了一个柜子，这些书大多都是关心关爱我的好心人送来的。第一个送我书的是在石家庄电视台工作的一位姐姐，她得知我的情况后，特地挑选了坐在轮椅之上行路的史铁生先生所著的《我与地坛》给我，以这种形式鼓励我勇敢向前。之后，诸如四大名著等文学经典充盈了我的书柜，这些书，不只是沁润我心灵的雨露，它们还凝集着关怀、共情以及最纯净的爱。

因为有书陪伴，只能待在家里的我，不曾孤单过；因为书中有万千风景，我的世界是缤纷的彩色；因为书中有无限的关爱，我的心田没有荒芜也没有长满野草，而是开出了感恩的花朵。

每天上午，当我可以斜靠在木椅上时，认真阅读美丽的人们送我的书籍，即便下午只能躺着也要看看诗歌视频，到了晚上则要看至少一个小时的新闻节目。我还给自己制订了任务：每天必须写一点东西。我只有早上才有力气拿起手机，手指又不太听话，写篇较长的文字需三四天，所以我怎么能歇着呢，既然有了目标，就要马不停蹄。

因为书，我用仅早上的时候能够动一动的三根手指，寻找到了一条路。还是因为书，我常常与已经在另一平行宇宙的父亲见面。书对于我来说，是一道桥，通往梦想、通往诗和远方的田野；又连接了天与地，让我和思念的人相见。不管我的时间尽头在何处，我只愿捧着书，“走”这条文字铺就的路，这条好不容易找到的路！■



赵苗

1989年出生于河北省石家庄市深泽县南冶庄村，5岁时被确诊为渐冻症，凭着顽强的毅力与疾病抗争，每天坚持读书、写作，散文、诗歌等作品多次在不同平台发表。

盲人阅读：从指尖到“云端”

文 | 本刊记者 白帆

法国盲人布莱叶在 1824 年完成了点字盲文系统，并在 1829 年出版了世界上第一本盲文书籍《法盲文法》，在那本书中，他详细介绍了这套由六个点组成的文字系统的原理和规则，并给出了许多例子和练习。他还将其应用到音乐和数学等领域，使得盲人可以学习更多的知识和技能。

从那以后，盲文作为一种神奇而美妙的文字系统，为盲人打开了一个新的世界，也让盲人遨游书海成为一种可能。200 年过去了，盲人的阅读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保障盲人通达信息无障碍的法律越来越完善，数字技术的发展延伸出崭新的阅读方式，盲人通过触觉和听觉感受知识的海洋，这正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意义之一：让所有人享受精神文化的愉悦，让每一个生命享受阅读的自由。

阅读盲文是无法代替的喜悦

盲人通过盲文获取知识，触摸世界。在密密麻麻的点阵里，靠指尖去触碰小方格中凸起的点。依托触觉，他们要在代表不同拼音字母、声调和符号的 1~6 个小凸点中，去理解作者表达的文字内容。

第二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结果显示，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 1732 万。这意味着，每 80 余个中国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

目前，盲人最主要的阅读途径是盲文纸质书、网络电台和有声读物。虽然近年来有声读物等电子书和科技产品越来越丰富，给他们提供了很大的阅读空间，但盲文学习和盲文读书，作为一项基本的技能，盲人翻书阅读感受的喜悦是有声读物“听读”无法替代的。

盲文图书出版流程复杂、周期较长、成本较高，我国盲文书籍每年出版量仅有 800 余种，供不应求情况非常突出。据了解，在全世界每年出版的数百万种图书中，而其中仅有 1%~7% 的图书能够为世界上 2.85 亿盲人和视力障碍者所获得，他们中的 90% 属于发展中国家的低收入阶层。

为了改善盲人读书难的阅读环境，2018 年 1 月起正式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图书馆法》明确规定：“政府设立的公共图书馆应当考虑老年人、残疾人等特点，积极创造条件，提供适合其需要的文献信息、无障碍设施设备和服务等。”《“十三五”加快残疾人小康进程规划纲要》提出：“有条件的市（地）、县（市、区）公共图书馆设立盲人阅览室，配置盲文图书、有声读物、大字读物及阅读辅助设备。”经过“十三五”时期积极建设，截至 2022 年底，全国公共图书馆共设立盲人阅览室 1315 个，盲文图书藏量 100 多万册，视听文献约 2000 万册，越来越多的残疾人能够在盲人阅览室享受到阅读的快乐。

作为全国唯一为盲人提供文化服务的出版机构，也是全国盲人文化资源中心的中国盲文出版社，在出版盲文书籍时受到国家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十四五”期间，更多优质盲文书将在中国盲文出版社诞生。

增加盲文资源获取渠道，丰富盲人的精神世界，提高盲文的推广和普及程度，搭建全民文化交流、知识共享平台，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盲人文化事业可持续发展

的重要体现。

版权合法让阅读更丰富

“犹如历史长河中的一滴水，火焰小组瞬间就消失在奔涌的激流中，但那些一闪而过的晶莹却留在了人们心里。”这是有声小说《火焰》中的一句台词。2023年7月，这部刑侦悬疑类小说在手机音频软件喜马拉雅上线，包括盲人群体的很多用户被跌宕起伏的剧情所吸引，被隐蔽战线的无名英雄所感动。但很多人并不知道这其实是一部无障碍版权转化有声作品，该剧制作方为所有阅读障碍者提供免费收听的音频文件。

2022年5月5日，《马拉喀什条约》在我国正式生效，我国也成为条约的第85个缔约方。条约要求各国各缔约方规定版权限制与例外，以保障阅读障碍者平等欣赏作品和接受教育的权利，这是世界上迄今为止唯一一部版权领域的人权条约。

《马拉喀什条约》的受益人包括盲人、有阅读障碍的人或者因身体残疾而不能持书或翻书的人。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盲人协会主席李庆忠说，《马拉喀什条约》的出台实施不仅为全球残障人士尤其是盲人群体的阅读与文化权利提供了有效保障，同时也对我国社会公共文化服务事业的高质量发展起到了推进作用。

在该条约正式生效后，天津版权交易中心从在天津作品著作权登记平台上登记确权的上千部文字作品中，筛选出100部优秀文字作品名录，与喜马拉雅商定，开始了无障碍版权转化有声作品的转化工作，《火焰》就是其中一部。

有声读物对盲人来说意味着不需要任何门槛，而且内容丰富，不受时空限制。为适应盲人阅读方式的变化，中国盲文出版社于2000年专门增设有声读物事务部，组建盲人数字图书馆，每年制作盲用有声读物2500小时以上，内容涵盖文学、中医咨询、心理学、音乐治疗等多个学科领域，通过磁带、CD、网络在线阅读等各种形式为视障者提供服务。

我国的相关法律也在逐步和《马拉喀什条约》的内容进行对应。1991年6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规定，将已经发表的作品改成盲文出版，可以不经著作权人许可，不向其支付报酬。有了版权“特赦”，盲文出版的渠道才开始拓宽。但是法律的时代局限性在新媒体数字时代出现了真空，音频、视频等无障碍数字版权并不在准许范围之内，《著作权法》其相关条款内容，暴露了盲人文化服务交叉领域内的一些问题。

“在以前的《著作权法》中，合理使用制度与后来所说的无障碍格式版本存在矛盾，因为以前只提到了传统的盲文出版。”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知识产权研究中心副主任胡开忠研究说，这个缺陷直到2020年《著作权法》完成第三次修改，法律条文将合理使用情形由原来的“将已经发表的作品改成盲文出版”扩展到“以阅读障碍者能够感知的无障碍方式向其提供已经发表的作品”，才算填补了这个空白，修改后的《著作权法》与《马拉喀什条约》中“无障碍格式版本”的内容，终于得以保持一致。

为有效衔接《马拉喀什条约》和《著作权法》，2022年8月，国家版权局印发《以无障碍方式向阅读障碍者提供作品暂行规定》，对以无障碍方式向阅读障碍者提供作品相关重要概念、规则要求、主体资质、合规监管作出规定，为制作、提供无障碍格式版提供具体指引。

2023年7月，中国盲文出版社、中国盲文图书馆作为被授权实体首次加入无障碍图书联合会全球图书服务，实现了无障碍格式版跨境交换，这不仅使中国阅读障碍者得以获取

全球 80 多种语言版本的无障碍图书，而且助力着中国无障碍格式版走出去。

新技术带来更佳的阅读体验

在浙江省盲人学校就读的徐圣心是个爱读书的学生，当她得知《马拉喀什条约》落地后，自己能读到越来越多的书，还能听到十分精彩的无障碍电影后觉得非常高兴，“阅读是我们生活中最亮的颜色，最甜的味道。希望随着残疾人文化权益保障的不断加强，我们能有更多的书可以‘看’。”

盲人选择电子阅读器、听书软件等工具，极大地拓展着眼界。黄莺是首批参加普通高考考入重点大学的盲人学生，目前在武汉理工大学攻读博士研究生。早在初中时，她就在使用“读书机”了，“因为效率高，速度快，盲文教材之外的书籍，都可以用这台机器辅助阅读。”黄莺表示，自己还会通过收音机听评书等内容，直到电脑、智能手机等的出现，使用电子阅读频率变得更高了。“相比以前，盲人朋友的阅读需求更加多元，辅助阅读的工具也越来越多，希望以后出版社在出版书籍的同时，可以同步搭配电子版本，这样能更方便盲人朋友及时阅读，同时也扩大了盲人朋友在阅读领域的可选择性。”黄莺说道。

2020 年，中国盲文图书馆携手多家省市图书馆，举办了一场特殊的阅读分享活动：来自各地的 25 位盲人，在微信平台隔着屏幕向听众讲述“陪我度过疫情的那本书”。他们分享的书籍中，有流行美食、旅行指南，也有《平凡的世界》等文学名著，还有历史、哲学等学术作品。如果不小心撞进了直播间，会发现与书店里组织的读书会没太大区别。一位盲人分享者既兴奋又新鲜，他说：“放在以前，真的不敢想。”

信息技术让阅读触手可及。通过数字化处理，一些书籍资源做成了有声书。装上读屏软件，就能读电子文本，想听哪儿就翻到哪儿。活动上，一位分享者说，这段时间在线听读完了 5 本书，读书上瘾了，还想找更多的来“看”。

值得注意的是，2017 年 9 月，由中宣部、财政部、文化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中国残联组织实施了“盲人数字阅读推广工程”。数字时代下，以有声书为代表的无障碍格式版本，给阅读障碍者提供了数字阅读福祉。“盲人阅读数字工程”联合全国 400 家图书馆和 100 家特殊教育学校，配置了 20 万台盲人智能听书机终端。盲人出版社每年出版上千种产品。中国盲文图书馆已有 60 多万册书籍和 20T 的数字资源。

企业和研究机构也通过研发盲用辅助阅读软硬件设施，进一步解决着“书荒”问题与多样化阅读需求间的矛盾。盲文书 3D 打印、语音读屏、文字语音转换、无障碍数字信息系统等技术能够有效提高盲人无障碍阅读的效率，提升了阅读场景体验感、呈现方式和传播渠道的不断拓展。

另外，我国已有科研团队运用盲文 AI 实时翻译算法，将原始数字资源中的中文、英文等文字编码格式统一转换为 Unicode 格式，并实时输出国家通用盲文、现行盲文、全拼盲文、双拼盲文，生成海量盲文数字资源。未来，这些数字资源将更多地运用到包括编译成有声书、电子书、解说电影等在内的无障碍阅读版本。

在阅读障碍者获取信息的过程中，插图、图表等视觉信息往往给他们带来较大的理解障碍，因此触觉图形的生成与表达至关重要。清华大学未来实验室采用以用户为中心的设计方法，展开盲人阅读触觉图形辅助设备——触觉图形显示器的设计开发研究，通过触觉引导装置和语音描述，为阅读障碍者提供更好的触觉认知及交互体验。

正如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周详所说，阅读是个人成长发展的重要手段，因此需要将其纳入受教育权、生存权、发展权的保护范围，通过建立和完善各种制度来支持与阅读有关的内容，例如阅读材料的开发、阅读工具的开发、阅读条件保障等。

正像很多人预测的那样：通过越来越多样化的阅读，未来盲人融入社会主流文化生活也会更加容易。过往的经验都在说明，阅读不是明眼人独享的快乐，而是所有人能够拥有的一种幸福。

听障者阅读：手语与言语的合流

文 | 本刊记者 吴丽君

当人们思考时，内心似乎总会有一个声音在自言自语，很多人对这个声音十分好奇，更好奇如果一位从未听过声音的听障者又该如何在心中默语。心理学家将这种默语称为“内心语言”，一般来讲，人们习惯使用自己最自然的表达方式，也就是母语。就像英国人可能会使用英语，中国人可能会使用汉语，对于以手语为母语的听障者而言，内心独白时，脑海中浮现出的就可能是手语的手势动作。

虽然不易察觉，但语言对人思维方式的影响，对于个体认识世界、理解世界的过程意义重大。以手语为母语的听障者可能有着和健听人完全不同的语言习惯，这对阅读和表达都造成了不少困扰。

“听不见”的困扰

阅读是要用眼睛看，与听力障碍有什么关系？

2005年，南京师范大学在读硕士杨飞燕，同时也是南京聋人学校的高中语文老师，对学校高中部三个年级的109名学生进行调查研究，发现南京聋校高中学生整体阅读能力较差，大部分学生与普通初中毕业学生的阅读能力要求都有一定差距。而在20世纪80年代的一项国外研究中，参与测验的18岁听障学生其阅读理解能力仅相当于小学三年级的水平。

随着社会医疗条件和教育环境的持续改善，尤其是我国开展贫困残疾儿童抢救性康复项目以来，越来越多听障儿童自小实施了人工耳蜗手术，进行了术后康复训练，听障学生的阅读理解能力与健听学生的普遍差距逐渐缩小，但由听力障碍导致的阅读困难依然客观存在。

健听人学习语文，都有过从拼音、词语开始学习的经历，老师会带着学生大声朗读，因为语音本来就是语言最基本的要素，是语言存在的物质形式，同时，语音的练习也能加深记忆。听障学生无法感知或不能清晰地感知语言声音的刺激，就失去了一条最重要、最经常的感知语言的通道，使他们对语言的理解不透彻，记忆不牢固、不精确。

比如“咣”这个字，字义是形容撞击振动的声音，当我们说“咣咣地砸墙”，脑海里能浮现出砸墙的声音，便能理解“咣咣”所描述的意思。但对于听障者来讲，单从字形上来看，“口”与“光”的组合必须要与一种没有听过的声音联系在一起，记忆的难度就会成倍增加。而且很多时候我们使用词语时会带有情感色彩，带有不同的语气和音调，这些都是语音所表达的信息，听障者无法获取，理解词义的难度就更大。一般词语如此，虚词或语气词更甚。

不光是语音，词汇和语法对于语言学习也都至关重要。听力障碍程度较重者多使用或只使用手语，但手语的词汇量并不丰富，2019年8月出版的《国家通用手语词典》中收录手语词汇为8214个，仍不能完全满足听障学生积累词汇和阅读的需要。手语与汉语（无论是口语还是书面语）词汇量的差异过大，自然就会产生一定的信息壁垒。好比用手语表示“人山人海”这个词，不能逐字打成“人”“山”“人”“海”，因为手语中没有这个常用语，直接打出来太抽象了，只能把它的意思打出来：“人多，好多好多人”。

与此同时，手语属于视觉语言，表达习惯与汉语不同，这也会对听障者阅读理解产生一定干扰。

手语的表达通常是先具体后抽象，突出句子的主要成分。比如用手语打“小狗没有死”，打出来可能是“狗”“小”“死”“没有”。因为听障者总是先通过眼睛观察任何事物，自然会先关注和判断具体的东西，其次表达动作或过程，最后反映事情的结果，这就是手语的视觉逻辑特征之一。而许多听障者本身不知道或不能理解这种表达差异，就容易在阅读理解时“会错意”。

有特教老师说，听障学生倾向于跳过句子结构加工过程，通过将实词与个体已有经验联系起来产生句子意义。北京启喑实验学校高中部的王楠老师举过一个例子，课文《背影》中讲到“天无绝人之路”，她提问学生这是什么意思，一位学生认为是“天上没有道路”，听见这个回答，王楠也很诧异。学生无意中挑选了“天”“无”“路”组织句意，忽略了其他文字，更不清楚类似俗语字面背后隐含的意义。还有一次王楠讲《鱼我所欲也》，讲到“蹴尔而与之，乞人不屑也。”注释写：“不屑：认为不值得……”提问“不屑”，学生说是“不认得”，不仅摘字重组，连字序都重新排列了。

比起健全人，听障者在阅读上的困难似乎是一重又一重。

读得懂才能写得顺、说得清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我国首位听障语言学博士郑璇在一次演讲中展示了一个聋校小学五年级学生的日记。她说，用汉语的眼光来看，很多简单的句子还是写得文理不通。比如常用的“谢谢你”，他写的是“你谢谢”；“你父母好吗”，他写的是“父母你好吗”。“大家也许认为这是因为他才五年级，但事实上我看到的情况是，即使听障学生读到了大学，很多人的书面语能力其实还停留在这个阶段，这也极大地阻碍了他今后在社会当中和其他人的交往。”

海伦·凯勒说：“盲隔离了人与物，聋隔离了人与人。”无论是听障者还是健听人，阅读都是一个人学习、生活和发展的必备技能，而阅读能力的高低对听障者获取知识、接受教育、社会化发展和生活质量的影响远远大于健听人。

对于听障学生来讲，读得懂才能写得顺、说得清，才能畅通无阻地汲取知识、接受教育。王楠和北京启喑实验学校高中部的语文老师们很早就意识到这一点，2014年开始自发地组织学生进行课外阅读，在早自习设置阅读时间进行师生共读。为了全方位巩固学生的阅读效果，老师们制作“读书记录手册”，设计“我喜欢的词语”“我喜欢的句子”“我的疑问”，促进学生深入思考和理解阅读内容；组织学生仿写、朗读、写随笔，在阅读之后，以不同的方式练习语言的“输出”，取得了不错的效果。

学生高妍是王楠班里阅读和写作能力较强的孩子，因为从小佩戴了助听器，说话交流几乎与健听人无异。从普校转入启喑，高妍保持了较好的阅读习惯。她喜欢看余华和史铁生的书，她读《病隙碎笔》《我与地坛》，“虽然因为阅历不够，有时候对书中的一些道理也不完全明白，但史铁生的文字总能给我带来好的阅读感受，心灵也能获得慰藉。”

王楠说，阅读的效果因人而异，有像高妍一样的学生，也有少数不喜欢阅读或整体学习能力不高的学生。有的孩子因为从小被家里“保护”得太好，已经到了上高中的年纪，心理和自主生活能力可能还停留在初中甚至小学水平，这影响到的就不仅仅是阅读了。此

外，阅读的重要性也不仅体现在语文一个学科上，学生在学习其他学科的过程中也需要审题、理解概念，尤其是各种科目的考试中，情景问答题越来越多，培养阅读理解能力也意味着为其他学科打下基础，关系到整个知识体系的建立和完善。

在学校，阅读似乎只关乎学习，但当听障者步入社会，阅读能力的重要性也变得严肃了起来。因为绝大部分健听者不会手语，对于听障者而言，即便在手语使用者的群体中可以自由交流，获取和交流信息仍需要依靠汉语。一个助残组织的工作人员曾举了一个例子：一位手语听障者生病了，健听人朋友好心向他推荐某一家医院，但那位听障者的回复令听人朋友费解不已。他写：“医院便宜的我去不。”意思是，“我不去级别低的医院。”像这样语序颠倒、用词不当的表达不仅可能造成误会，还有可能让自己陷入困境。

重庆市大渡口区聋人协会主席、听障创业者田野曾说，在为听障者朋友解答问题时，总有人向他抛出一个在常人看来非常简单的问题——“公司可以不跟我签合同吗？”“我需要办社保吗？”对于市面上层出不穷的金融理财或传销产品，也总有人问他“我们能不能投钱进去”？对于不少听力障碍程度较重的手语使用者来讲，有限的知识和社会交往能力并不足以预见、抵御社会生活的种种风险。因此，田野不仅致力于促进手语在无障碍环境建设中的推广与使用，还致力于为听障者进行多种知识科普，举办手语阅读分享会。

阅读作为一种获取信息、认识世界、发展思维并使读者获得审美体验与知识的活动，在这些时刻也延伸成了生活的必备技能。

是避难所，是启明灯

英国作家毛姆曾写，“培养阅读的习惯能够为你筑造一座避难所，让你逃避几乎人世间的的所有悲哀。”陕西诗人梁亚军十分认同这句话。

1982年出生的梁亚军，17岁时被诊断为突发性神经性耳聋，突然失聪对他的心灵造成了不小的打击。姐姐在西安上学，放假回来便会给梁亚军带一些书，梁亚军便躲进了书里。“听不见，整天待在家里也不敢走出去，最初写作可能就是因为这种不能交流的痛苦、恐惧和孤单，我开始写日记，就像是自己跟自己说话一样。”

2009年，梁亚军在《宝鸡日报》副刊上发表了第一首诗歌，受到了很大的鼓舞，此后开始积极创作，先后在《诗刊》《星星诗刊》《北京文学》等刊物发表作品。

“他有一头又黑又硬的头发/一双怎样的手/才能雕出这样有力的下颚？也有人说他的口鼻像狮子/狮子也有听觉，我想到/他三十岁以后来势汹汹的耳聋/在听与说之间，承受着没有来由的/分裂，对立和寂静/每一个音符，都在消化着他的难题。”这是梁亚军发表在《诗刊》上的诗歌《哦，贝多芬》中的段落。

如同贝多芬在音符中“消化难题”，梁亚军也曾在阅读和写作中“避难”，因文学忘记沮丧，开启与世界的交流。当写作得到越来越多的肯定，不仅他自己感受到了对原有生活、眼界、思想的超越，“母亲一颗被愁苦浸泡的心也渐渐明朗了起来”。

与梁亚军一样，如今已成为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的郑璇，也因阅读不断创造着人生的可能。郑璇两岁半因药物过量造成永久性听力损失，自小苦练唇语和发声，孤寂迷茫时，读书与写作成了心灵的启明灯。

6岁时，她连蒙带猜读完了《西游记》，9岁便模仿唐诗写下咏萤的诗句——“转瞬不知何处去，星河深处觅踪影”。博士毕业后，郑璇投身特殊教育和手语研究。几年前与好友

通话，偶然聊起一部传统文化儿童读本，郑璇产生了给听障孩子做一套手语书的想法。她说：“希望这样一套书可以成为一个窗口，也可以作为聋人学校的教辅读物，给听障的孩子们多一种学习资源。”

她动用一切资源，联手武汉大学文学院的教师好友选编，邀请听障舞者录制手语讲解视频，视频后期制作则辗转找到田野在重庆的创业公司，以不到市场价格一半的费用完成。

2022年1月，《中华手语大系（视听版）》（第一辑）出版了，三个分册——《手语说汉字》《手语读〈论语〉》《手语诵唐诗》的每个汉字、句子，每首唐诗都附有对应的手语讲解视频。在《手语诵唐诗》中，为了保留诗歌的韵律、意趣，郑璇“以诗译诗”，利用手语手形、位置、方向、运动四个要素的重复和配合，对原诗进行再创作，使手语也能“押韵”，尽最大可能表现出唐诗之美。

这套手语书汇集了郑璇对阅读和文学的热爱，对特殊教育、手语研究的倾情投入。“走过人生四十载，经由本书出版的契机，发现我的几个‘关键词’竟然在这里找到了最好的结合点。”曾在书本中成长的郑璇不仅完成了对自我的塑造，如今还成了这个世界与听障者之间一条语言的纽带、一座文化的桥梁，为听障孩子们提供了一种新的阅读可能。

“听不见”总是为阅读带来这样那样的困扰，但阅读理应成为每个人平等享有的权利，这也是为什么许多特教老师、学者不遗余力地帮助听障者走进阅读、爱上阅读。在中国，与梁亚军、郑璇一样热爱阅读的听障者很多，有人将阅读看作避难所，也有人将阅读视作启明灯，而无论哪一种，无一例外地，当他们在寂静之地踽踽独行，阅读都曾照看他们的心灵，慰藉他们的人生。当他们从生命的困顿中走出，借由阅读照见前路，照亮生活，阅读的意义便显现了出来。

阅读为我打开一扇又一扇门

口述 | 刘芳

文 | 本刊记者 刘柳

不管是失明前还是失明后，阅读对我来说都是一件不可或缺的事。

作为一名语文老师，阅读首先是我工作上的需求，而我从小就爱读书，这是一个生活习惯。在我逐渐步入失明状态这个漫长的过程中，我“报复性”地读了很多书，一方面阅读能转移我的痛苦，它给了我很多的勇气和胆量，另一方面，想到自己之后都不能再这样读书了，我就想趁着还有视力读得多一点再多一点。

2001年，我还有一些残存的视力，那个时候我专挑大部头的书来看，第一个就是金庸全集。我在读金庸武侠小说的时候就发现很多武林高手其实都是残疾人，比如杨过、梅超风，包括欧阳锋，他属于精神障碍者。我看到了他们都有身体或心理上的问题，但是他们有坚定的信念，障碍终究都被跨越过去。在阅读的当下，收获可能并不是那么明确，但是读着读着你就会被文字滋养，被文学养育，这个很重要。

失明之后，我就开始用MP3或者听书机替代纸质阅读，没有因为身体的原因放弃阅读。我在文学作品中看到更多的人，他们的人生跌宕起伏，我看着他们痛苦、缓解，然后再到新的痛苦，对我来说也是另一种角度的鼓励。就像梁晓声说的，人生就是一个“怎么办”连着另外一个“怎么办”，无数个“怎么办”连缀在一起成了我们的生命。看到这里我就会释然，我面临的问题也只是一个小小的“怎么办”而已。

我本来只是一个农村的语文老师，因为喜欢阅读，所以我才善于说话和倾听，这是双向的，正因如此，我才能在失明后在学校成功转型开办学生心理咨询室。我开始写作，也在贵州广播电台担任嘉宾主持人，成为贵州省的“阅读推广大使”，这都是阅读带给我的益处。我在大量的阅读书目中筛选出我认为优秀的推荐给盲人朋友和青少年，很多人会问我必读书目有哪些，但我很难列出一个所有人都应该读的名目，我觉得每本书产生的时候都带着作者独特的思想，每一本书来到这个世界上都是带着使命的，而这个使命是在读者阅读的过程中由读者和作者共同来完成。正如“一千个读者心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不同的人阅读同一本书也会有不同的感受，这也是阅读有趣的地方。

我经常会给同学们讲，阅读的“阅”字是“门”里加上一个“兑”，从小我们走出家门走进校门，后来走出校门走进职场之门、走进社会大门，而各行各业也是不同的门，门进门出，如何来“兑现”你的所有梦想呢？第一步便是从阅读开始。而对于我，作为一个盲人来说，阅读开阔我的视野，拓宽我的体验，让我在品尝别人的生命历程后决心做一个有胆量有勇气的人，正是阅读为我打开了一扇又一扇门。